

岳父还有一个儿子

◎赵仕华

岳父马上就70岁了,他有三个女儿,我妻子是最小的,其实他还有一个儿子——这是我最近几年才发现的。

岳父在年轻的时候体力极好,人又很勤劳。干活不知道什么叫作累,只想着把手里的活干完再休息。我们曾和他一起挖洋芋,我们负责挖,他负责担。那块洋芋地离家里有一段很长的距离,但我们还没装满一担,他已经把前一担送到家又回来了。他也不休息,和我们一道挖起洋芋来。平时赶几十里的路,他行走如飞,还说乡下人走点路算什么。

岁月匆匆,很多事情都猝不及防,比如说人的衰老。还是三年前,岳父身体不适,实在撑不下去了,终于到县医院检查。我和妻子陪着他去抽血,医生小心地用棉签在他的手背上反复地擦拭寻找血管,他的手已经没有年轻时的光泽和饱满,皮肤上沟壑纵横交错。护士努力几次无果后,换了一只手才找到血管,那个时候,我才突然意识到了岳父的衰老。

韶华渐逝,生活依旧。岁月慢慢把岳父的腰身压得不再挺拔,他的两鬓已经有如雪的白发,他的体力已经大不如前。所以,一向节俭的他终于买了一辆电动三轮车。他特意在柴房留了个位置,专门来放那三轮车。柴房里的柴终年不断,随时都是码得整整齐齐的——他是个勤劳的人,一年365天没有闲暇的时候,总在不停地劳作。每一次接到我们要回家的电话,他都非常开心,隔着电话就能感觉到他那种发自内心的高兴。每一次站在院子看到他骑着电三轮,一身尘埃、满脸笑意回来的时候,我都有种莫名的感动和喜悦。电三轮的车斗不大,但似乎什么都装得下,包括我们对生活的希望。

我们在小镇上工作的时候,岳父几乎每天都要给我们送点新鲜蔬菜。他有什么劳动成果的时候,总是在第一时间与我们分享。10余年前,我们去了小县城,不方便了,他一年也很难到我们家一次。那个时候,我大儿子还小,周末的时候要去上各种兴趣班,仅能在逢年过节的时候回岳父那儿去。后来大儿子进中学、小儿子出生,加上我绝大多数时间都要加班,我们回去的时间更是屈指可数。我能帮到他的地方也是寥寥无几。

有一次,他推着那电三轮往柴房里走。我准备过去帮他,他冲我挥了挥手:“不要过来,当心碾到你!”我看着他吃力地放好车——他的一天中不知道有多少次需要把这车推进、推出,需要这车帮助他运这、运那。

我发现,对于老人,我靠不住,而这电三轮,靠得住。岳父还有一个儿子,就是这电动三轮车。



向阳

◎子穆

我们不要走散

◎李晓

陈大爷是我们村里长寿的人,他活了94岁。今年夏天,陈大爷去世了,村里一个姓宋的老会计,他在人口簿上勾去了他的名字,轻轻一声叹息。宋会计早退休了,但他还有着一本村里的户口簿。

陈大爷走的那天黄昏,村里一口老烟囱吐出一股白烟,宋会计跟我说,陈大爷的灵魂就是乘着那股白烟到天上去的。这天上的云里,有着村子里山水的气息、庄稼的气息、烟尘的气息、树木的气息;从云层里铺洒下来的光,村子里的人都能稳稳当当地接住。

去年夏天,我回村去给陈大爷的93岁生日祝寿。流水席上,有南瓜米饭、有绿豆汤,筷子起起落落夹的是老院子里的家乡土菜,喂饱饥肠也抚慰人心。我饭后去给大爷祝寿,祝他福如东海、寿比南山。大爷摆摆手说:“活够了,不要祝我长寿了。”大爷的脸上,老年斑如苔藓漫漫。大爷跟我说,那些村子里跟他同龄的人都走了,他越活越寂寞孤独了。大爷说罢,抬头望天,一副等急了的样子,似乎天上有村子里的好多乡人,他们在那提灯引路。大爷告诉我,他现在做梦,梦里也是凉飕飕的了。有天在梦里,他甚至还飞过云层去了黑龙江的一个地

方,他早年去过一次,一个堂兄在那里工作后成了家,在梦里,北方的风好大,梦醒来前是铺天盖地的雪。我们那个村子的人有个说法,说是一个快走的人都要带着灵魂去生前走过的的地方“收一回脚迹”。难道,大爷对自己的死亡有预感?

宋会计事后告诉我,陈大爷去世前几天,他拖着似乎拖不大动的老影子去村里还在家的门前一一坐了坐就走了。难道那是大爷对乡人的最后告别?大爷落气时,他的大多子孙都在身旁,外地的没赶回来,但之前通过手机视频见了面。大爷算是无憾了,但村子里又多了一个永久走散的人。

村里天空下,其实无外乎三件事,生的生、死的死、走的走。今年夏天送走陈大爷之后,村里实际居住的人口已经不到800人了。这是宋会计反复核查过的事情。老会计几年前也随儿子进城居住,他在城里反复琢磨着村里土地上的人口,于是一趟趟回乡,还夜宿在侄儿家,一家一家去核实住在村子里的人,终于得到了大致精确的情况。

宋会计还跟我分析村里人口流动的情况、生老病死的情况。比如,哪家的人员去外地打工了、去城里买房了;哪家的伢儿上大学去外地

工作成家了;哪家的人患啥病没了;哪家又添了人口……看得出,在他这个早年的“户籍官”眼里,村子是一棵开枝散叶的大树,村里的人,不管去了哪里,根都在村子里。

村子里一个随儿子到上海居住的老人,今年春天骨灰被送回了老家。据说,老人最后在医院喉咙里一直有声音但说不出,儿子思来想去,手机连线了老家亲戚,把村子里老水塘的画面通过视频给他看了,老人才安静下来。也许灵魂就是那时从上海启程,腾空又落回到了老水塘吧。

还有村子里的一个伢儿大学毕业后开了自己的公司。去年春天,他回乡,捐资给村子里修道路、建果园。大家问他要不请记者报道一下,那村人笑笑说,不需要,我是喝着村子里的水长大的人,也要给村里尽孝报答嘛。后来,我和这个村人相遇,请他吃饭,我告诉他,从村子里走出去的人越来越多了,我们的下一代、下下一代,或许就要把村子完全忘记了,他们是村子里真正走散的人。乡人良久沉默。送他去机场,他才对我说,我们活着时,不要走散就是。

村里的人不管去了哪里,那片土地的磁场,它是永远存在的。那片天空里云水的气息,它连同大地的胸膛一道起伏。

撞上一片温馨

◎陈君佑

那晚我饭后出去散步了,忽接警务电话,说我的车被刮,当事人在车旁等着,让我快去。

我紧步赶回小区我的车旁。一个年轻人一脸歉意地迎了上来:“这是您的车吧?实在对不起,让我的车给剐蹭了。您看怎么处理?”

此前,我的车也曾被蹭过,但蹭者俱都一无踪影。这档子事属“无头小案”,我也就自认倒霉,从未追根问底。没想到这回竟“撞”上个主动“投案”的,顿感新鲜起来,并不急于察看车的伤情,而问:“你住这小区的?感觉有点陌生啊?”

他说是的,去年新入住,在高新区新金街道工作,姓王……接着快人快语:“你看咋办吧:拉去汽修厂

补漆,我负全责;还是快刀斩乱麻,就地赔款? 你说算了。”

我借着路灯,低头查看了一下车被蹭的地方,也就一道白痕,并没有掉漆,便说:“无碍大局。低头不见抬头见,都住一个小区的,算了吧。”

岂料“雌毛不发雄毛发”,这个王先生反“飚”上了:“看得出,我今天遇到好人了。但你说的‘算了’可不行,我剐了你的车,理该赔偿!”

如此推让、僵持一阵后,我只好作出“让步”,末了双方达成妥协:互相微笑,他发我个小红包聊表心意。临了,他说:“下次请你吃饭。”我答:“OK! 我带老酒。”

真是不撞不成交。我为自己不

经意“撞”上一个朋友、“撞”上一片温馨而舒心。

人在外,车上路,磕磕碰碰总是难免的。我浮想联翩:如果王先生“肇事”后悄无声息地溜了,我能咋办? 如果我抓住“机遇”,得理不饶人,坐地叫价,却也极有可能令他出现“情绪反弹”,最后难以收场。而我并不多么“高尚”,所有举动只是出于人性本能的善良,却赢得了额外的收获。

寒风让人紧裹棉衣,温暖使人敞开胸襟,与人为善就是为自己敞开善的大门。心中有太阳,人间自温暖。这个世界并非像有些人想象得那么糟糕。会有不期而遇的温馨等着你,让你瞬间感动。